

重玄学：唐代道教思想的大发展

——《重玄之思》述评

赖 全

重玄学派是隋唐时期最重要的道教思想流派，以最具思辨特色而著称，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罗中枢教授所著《重玄之思》便是诸多学术成果中系统研究成玄英道教思想的一本新作。

《重玄之思》出版于2010年10月，为国家“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丛书的一种。全书共分六章：“重玄学产生的思想背景”；“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道契重玄，境智双绝”；“无知而知，知而不知”；“非理不通，非事莫显”；“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思想的意义”。罗中枢教授在该书中把重玄学方法的具体内容诠释为三重否定的思维模式——“三绝兼忘”，并且把从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学的演变诠释为三重否定的结果。罗中枢教授在《重玄之思》一书中对成玄英的重玄学思想进行全面解析时，突出了成玄英以“理”解“道”的理论贡献。成玄英之“以理解道”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罗中枢教授认为诸多理学大儒的著述中有受到成玄英思想启发的痕迹。隋唐以后，以成玄英为代表的重玄学派对宋明理学影响深远，而道教内丹思想与重玄学的关系则更加紧密。成玄英重玄学思想最大的特色是思辨色彩浓厚，但是思辨性并非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的理论目的。成玄英构建重玄学理论体系的目的是论证神秘主义的道教信仰，使道教的“肉体成仙”观念转为“性灵成仙”。成玄英等隋唐高道逐步完善了重玄学理论，从而为唐五代之后道教内丹修炼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罗中枢教授通过细致研究成玄英的重玄学思想，使先秦道家、魏晋玄学、佛教义理、宋明理学、道教内丹学与隋唐重玄学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从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学的逻辑进程

道教重玄学兴盛于唐代，承继了魏晋玄学的

哲学命题，是玄学理论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从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学的理论转型是适应时代精神的需要，是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罗中枢教授在《重玄之思》中把这种必然性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使魏晋玄学和隋唐重玄学联结为中国思想史上连贯的发展阶段。

“重玄”之名源自《道德经》中“玄之又玄”的说法。重玄学理论把“非有无之表”定名曰“玄”；继而以“玄”遣有无，定名曰“又玄”；故而“玄之又玄”是为“重玄”。成玄英用“三绝兼忘”理论把“重玄”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更为细致。所谓“三绝兼忘”即为三重否定的思维模式。首先“绝有”，通过否定万物的实在性而使心不为外物所累。否定“有”之后，心不为外物所累，心因而凸显出来，也就是说消除客体的干扰之后，主体意识得以确立，主体也即人执着于“我思”的状态。故而成玄英认为，其次“绝无”，也即“忘心”，通过使心不执滞于虚空而常能“处中”。罗中枢教授认为成玄英所言两重境界中的第一重“玄境”即为物我两忘而处中。“有”为一偏，“无”为又一偏，“处中”则为又一滞，要达到“重玄境”则要超越“玄境”。因此成玄英认为，再次“绝非有非无”，通过进一步的遣滞达到“重玄境”。成玄英对“重玄境”所做的阐述尚嫌模糊，罗中枢教授经过研究认为：与持“非有非无”理念的佛教中观义理不同，“重玄境”的本质内涵为“联系‘有’来看‘无’，联系‘无’来看‘有’”。罗中枢不但把重玄学的主要理论内容解释为三重否定，亦把重玄学本身的形成看作是三重否定的结果，即从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学经历了思想理论的三重否定。

魏晋玄学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贵无论、崇有论、独化论。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主张“无”是世界的根本并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而崇有论的代表人物裴逸民则认为“无”不能生“有”，批判贵无论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贵无论非“有”贵“无”，崇有论则在批判崇尚虚无的基础上非“无”崇“有”。崇有论只是贵无论的反面，而并未有真正的超越。直到郭象提出独化论，才真正实现了对“有”与“无”之争的哲学超越。郭象认为天地万物有其自性，皆独化而成，既不是“有”生化万物，也不是“无”生化万物。“块然而自生”表明郭象的万物独化论仍然是一种思辨的哲学。郭象还提出了“双遣”理论：一则“遣是非”；二则“再遣其遣”，把“遣是非”之心“遣”去。在魏晋玄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保持着与佛学义理的互动，郭象之独化论与佛学中观义理便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佛学义理认为，世界既非“本无”，亦非“物有”，而是“缘生无自性”。与佛学义理的这种思想互动，从魏晋玄学一直延续到隋唐重玄学。

罗中枢教授认为，郭象的诸多玄学思想是成玄英重玄学思想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成玄英“重玄境”理论便是郭象“双遣”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郭象对成玄英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郭象之“遣之又遣”与成玄英之“玄之又玄”在理论模式上极具相似性，魏晋玄学的理论成果直接启发了“重玄”这一思维方法；第二，郭象主张“遣是非”之心亦当遣去并回归自然之性，而成玄英“三绝兼忘”之“绝无”要求实现“忘心”。成玄英之重玄学思想深受郭象相关理论的影响，何以能够又超越郭象之玄学思想？罗中枢教授研究成玄英思想时使用的“三重否定”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成玄英主张“绝有”，使心不为外物所累，郭象“遣是非”理论与之相对应；成玄英又主张“绝无”，达到“忘心”的状态，郭象则有“再遣其遣”之说与之相对应。除此之外，成玄英还主张第三重否定——“绝非有非无”。成玄英把郭象之“双遣”理论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定义为“玄境”，而其最高的思想境界则是“重玄境”。

罗中枢教授把郭象的玄学理论解释为双重否定，而把成玄英的重玄学理论解释为三重否定。根据《重玄之思》的相关阐释，我们可以把魏晋玄学和隋唐重玄学之间的关系简单地作如下理解：贵无论与崇有论相互否定，独化论完成双重否定，成玄英之重玄思想完成了三重否定。

二、从隋唐重玄学到宋明理学的思想衍变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范畴：道、理、气、心、物、性、命、德。罗中枢教授在研究成玄英重玄学思想时，梳理出成玄英关于“理”这一概念范畴的理论阐述，说明了成玄英对宋明理学所产生的影响。罗中枢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经历了从宇宙论到本体论再到心性论的发展过程，而成玄英正是本体论向心性论转变的关键人物，关于“理”这一概念范畴的理论认识充分说明了其在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罗中枢教授在《重玄之思》中直言成玄英是隋唐重玄学家之中对“道”与“理”阐发最多、最全面、最深刻的一位学者。在罗中枢教授看来，成玄英关于“理”的阐述最具特色之处在于“援理解道”。成玄英认为“道是虚通之理境”，把“道”解释为“理”。在先秦道家的著作中，“理”不是最高的哲学范畴，“道”才是最终的本体，指向万物本源之意的哲学概念。《道德经》中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可见“道”这个概念在原初时的意思是言说。而成玄英则把“理”的相关含义如准则、规律等加给“道”这个概念，使“理”这个范畴开始具有宇宙本源的含义。此后，“理”作为“道”的替代词越来越被学者所接受，直至宋明时期被儒学宗师正式确立为最高的思想概念而广为人知。罗中枢教授认为，儒学宗师选择“理”作为自身理论的最高范畴必然受到了成玄英思想的启发。

成玄英援引《易传》中“穷理尽性”之言注疏《道德经》与《南华真经》，以之阐述物我相融的重玄学认识思想。罗中枢教授认为成玄英所言之“穷理尽性”意为向外探寻宇宙的法则以及向内探索心性的本质，涵盖了主体与客体关系、外物与自我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所谓“穷理”，是指探究宇宙的真相及其变化趋势；所谓“尽性”，是指展现和复归人的自然本性。在罗中枢看来，成玄英强调“穷理尽性”为的是实现物我两忘、与道合一。成玄英赋予“穷理尽性”全新的内涵：第一，理是永恒的最高实体；第二，虽然“穷理”与“尽性”一者外寻一者内求，但是心与理是一贯的，“穷理”与“尽性”为二事一体；第三，“穷理尽性”的目的是达到“与道合一”。宋明时期的诸多儒学宗师关于“理”的理

解与成玄英有许多契合之处。二程认为,“理”是最高的实体,“穷理”与“尽性”是一回事;朱熹基于其完善的“理一分殊”理论,认为完善自我要“格物致知”、“即物穷理”;陆九渊亦提出“本心即理”的观点。宋明理学引成玄英重玄学思想入儒学,把“伦常”的含义赋予“理”这一概念,把“清静无为”的修养方法改为“读书接物”,对成玄英的理论成果进行一番改造之后构建起新儒学思想体系。由此可见,成玄英重玄学思想对宋明理学影响深远。

罗中枢教授认为宋明理学的诸多宗师从成玄英的重玄思想体系中受到很多启发,这一论断可谓不虚。通过罗中枢教授对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的研究,从而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三、重玄学派的深度发展与内丹思想的兴盛

唐代以后,道教内丹学兴盛起来。从外丹服食转向内丹炼养,道教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隋唐重玄学便是促成道教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成玄英构建重玄学理论,其目的并非为了解答哲学命题,而是为了论证神秘主义的宗教体验。罗中枢教授在研究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的过程中,全面解读了其思想所包含的宗教学意义。

卢国龙教授在《道教哲学》一书中说:内丹理论立足于升华个体生命,其理论目标为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原初的本真的状态,向个体生命了证真性,实现宗教信仰意义上的超越。而成玄英整个的理论架构与卢国龙教授所总结的内丹学说的特征极其相符。“无心复性”是成玄英心性理论的核心要义。罗中枢教授认为成玄英所言之“无心复性”,亦可等同于“无心体道”,指的是莫起虚妄之心,以无为之心去复归人的自然天性,使真常之心与重玄境相合。罗中枢教授认为“无心”具有两重含义:第一,不起虚妄之心,反对以心逐境,隔断心与凡尘的联系,除情除欲去知觉;第二,率性而为,顺理而行,因循万物而妙悟至道。在成玄英的思想体系中,“无心复性”是实现宗教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妙悟”则是具体的操作方法。罗中枢教授认为,“妙悟”就是非逻辑性的直观,对事物作直接的体悟。这种直观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是东方智慧的独特魅力。道教的宗教体验方

式主要有两种,一为通神,一为悟道。内丹炼养与成玄英强调的“妙悟”一样,主张由悟道而成仙长生,完成生命的内在超越。

罗中枢教授在《重玄之思》中秉持着一条理论主线:论证成玄英重玄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从内在心性入手而实现体道成仙的根据和方式,完成本体论向心性论的转变。罗中枢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而成玄英便是心性论发展成熟时期的关键人物。由于成玄英等重玄学派的高道强调人心与人之自然本性的重要性,在肉体成仙被广泛质疑的背景下,灵魂成仙便成为道教徒实现“与道合一”这个宗教理想的另一路径。郭武教授也撰文指出:重玄学不仅仅是为了求得思想上的纯粹和精神上的解脱,也是为了获得宗教意义上的神秘主义体验。宋元及其以后的内丹学说能够迅速发展,正是建立在以“心性论”为本质内涵的重玄学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罗中枢教授使用“道性自然”、“境智相会”、“无心复性”、“玄思”、“不言而言”、“不知乃真知”、“妙悟”等词句提纲挈领地总结了成玄英的重玄学心性理论,使重玄学与内丹学的理论契合点得到集中展现。罗中枢教授在具体阐述的过程中旁征博引,围绕成玄英的思想内容展开论说,以思想的承继关系和模块划分为纵横双轴,使心性论的历史发展情况清晰地呈现出来。

《重玄之思》全书详细地诠释了成玄英的重玄学思想,解析了魏晋玄学与隋唐重玄学之间的逻辑关系,辨析了隋唐重玄学对宋明理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分析了重玄学思想在外丹服食转向内丹炼养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罗中枢教授还大量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对成玄英的思想进行解读,使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实现对接,贯通古今中外。罗中枢教授在发掘成玄英重玄学思想哲学意义的同时,不忘其思想的神秘主义向度和宗教价值,确认了成玄英重玄学思想所具有的哲学与宗教的双重价值。总而言之,罗中枢教授所著《重玄之思》以成玄英重玄学思想为理论切入点,极大地推动了隋唐重玄学研究的学术进程。

(赖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首之)